

■ 文学研究

在场的过去:论《接骨师之女》中的记忆^①

蒋欣欣

(湘潭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摘要:《接骨师之女》是美国著名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代表作之一,讲述一位华裔母亲通过回忆重构过去、经由过去选择记忆的故事。从母亲的回忆入手,分析她找寻姓氏、重识认同的过程,进而揭示记忆在个体与集体的沟通中的意义,在当下与过去和将来的传承中的价值。以记忆的视角反思过去将有助于华裔个体在回忆家族历史中定位自身,在延续文化传统中凝聚认同。

关键词:《接骨师之女》;记忆;过去

中图分类号:I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3)06-0149-04

“我知道这一切,但有一个姓氏我却记不起来了。”^[1]美国著名华裔作家谭恩美(Amy Tan)在其代表作《接骨师之女》(*The Bonesetter's Daughter*, 2001)中以遗忘家族姓氏的悬念开启通往过去的闸门,通过回忆重构过去,经由过去选择记忆。本文将从母亲茹灵的回忆入手,分析她找寻姓氏、重识认同的过程,进而揭示记忆在个体与集体的沟通中的意义、在当下与过去和将来的传承中的价值。

记忆,从已掌握的国内外研究资料来看,虽是人类心智活动的一种,代表着个体对其过去的活动、感受、经验的印象累积,但更多地是在社会框架下被用于探讨某一群体或社会整体的全部知识的总和,即集体记忆或文化记忆。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在其影响深远的《论集体记忆》(*On Collective Memory*, 1992)中认为,“群体的记忆是通过个体记忆来实现的,并且在个体记忆之中体现自身。”^[2]一方面,个体记忆以各种形式聚合,形成整个集体的记忆;另一方面,集体记忆为个体记忆提供丰富的素材,并且凭借强势的记忆模式影响个体记忆的形成过程。由此,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互为因果,在保持各自特征的同时相互沟通,尤其是在记忆的内容和结构上存在着诸多重合^[3]。

《接骨师之女》共五个部分,即引子“真”、主体(由三个部分构成)和尾声。其中,引子和主体的第二部分是茹灵以第一人称“我”讲述的回忆,其余三个部分均是作家采用第三人称叙述的祖母宝姨、茹灵和女儿露丝的故事。前者多为母亲的个体记忆,后者由三代女性的个体记忆和有关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相互交织,两者共同构成交互式的结构。而且,由于个体记忆往往是零散的、复杂的,甚至是模糊不清的,三代女性都通过讲述重新理顺凌乱的记忆储备,使之条理化、清晰化。也正是在讲述的过程中,语言里深刻的、内在的集体叙述模式内化于个体的无意识,不经意间控制了个体的记忆^[4]。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个体还是集体,都存在于记忆的社会框架中^①,并凭借之定位自身、重构过去。

一 中国式的宇宙观

“根据母亲的宇宙观,整个世界都在跟她对着干,谁也改变不了这种状况,因为这是一道毒咒。”^[1]茹灵相信,凡事都是上天注定的,而她的命运则由一道家族的诅咒所左右。正因未能归还先人的尸骨,茹灵及其子孙都无法逃脱

① 收稿日期:2013-03-29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12YJC750215);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项目(08B078)

作者简介:蒋欣欣(1977-),女,湖南邵阳人,文学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美国族裔文学、比较文学研究。

① 哈布瓦赫认为,“记忆有赖于社会语境。”^[2]他在《记忆的社会框架》中主要探讨家庭、宗教和社会阶级及其传统等因素对记忆的影响,并指出,“没有记忆能够在生活于社会中的人们用来确定和恢复其记忆的框架之外存在。”^[2]而且,通过比较研究梦和失语症,哈布瓦赫认为,社会的语言表达形式内化于个体,一旦丧失这种能力,个体的思想与集体记忆之间的联系将会被切断。

鬼魂的毒咒,一生都要受到死亡和霉运的困扰。宿命论和因果报应典型地代表着中国式的宇宙观,并深入地渗透到茹灵的个体记忆中^①。

茹灵的个人记忆充溢着中国式宇宙观中的宿命论。宿命论认为,人的命运,包括个人的生死祸福、贫富贵贱,以及无法预知、不可改变的遭遇,都是由某种不可知的力量决定。在小说主体的第一部分中,茹灵已经年过八旬,患有老年痴呆症,遗忘侵蚀着她的大脑。然而,当她回忆起过往时,过去的一切却历历在目。茹灵出生于北京卢沟桥附近的一个制墨世家,历经丧父丧母丧夫、家道中落的悲惨际遇后,在中国大陆解放之前远渡重洋来到美国。之后,第二任丈夫去世,不得不与女儿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茹灵把自己屡遭的不幸归结为家族的宿命,“除非把骨头物归原主,不然他决不会放过我们的。下一个就是你,我们家将来的子孙后代也脱不了咒怨。”^{[1]48}即便移民“天堂”一般的美国五十余年,她的宿命依然早已注定,祖先的诅咒仍旧阴魂不散,命运与诅咒纠缠不清。可见,茹灵“东方人天马行空的思维方式”^{[1]39},如鬼魂、毒咒、厄运、自杀等,早已内化于她的个体无意识中,并被用于解释她在美国生活的种种不幸与不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她对个人经历的回忆是由当下的美国生活所激发,而且她有关过去的记忆和现在的不如意都脱离不了左右家族命运的毒咒。于是,中国式宇宙观中的宿命论可被视为茹灵记忆的社会框架,决定着她能够回忆什么,以什么方式回忆。

茹灵的家庭记忆遵循着中国式宇宙观中的因果报应。“人应该知道凡事都有个来由。来由不同,结果就不同。”^{[1]131}在小说主体的第二部分中,茹灵以“我”的口吻讲述那些不应该忘记的“来由”,并通过沟通记忆确保家族认同的连续性。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由作为记忆存储器的语言连接,经不断的重复在相互之间的交流中重构、巩固记忆。茹灵的母亲宝姨告诉她,对于接骨师家族来说,医治骨伤的“龙骨”及其埋葬的地点“猴嘴洞”都是家族传统的一部分。这里的“龙骨”和“猴嘴洞”就像触发器一样不时地激活处于休眠状态中的记忆碎片,继而将之吸收为个人记忆的内容,提升到家族认同的维度。“龙骨”之于接骨师家族的意义在母女俩的对话中被反复提及,自然而然地也就成为茹灵自我意识和家族观念的重要组成。然而,祖父的托梦改变了家族的命运。事实上,这些“龙骨”是他们先人的骨头,而且“把死人的尸骨分开是要倒霉的”^{[1]138}。可是,茹灵为了自己的新生不顾宝姨的反对,不仅没有归还尸骨,而且决心嫁给仇人的儿子,最终导致她的亲生母亲自杀而亡。因未归还“龙骨”而招致毒咒的果在“我”的

自述和家庭成员对话的语言编码中得以沟通、传递,并以悲剧性的事实现身说法教育作为倾听者的家庭后代露丝,使之无法改变中国人被动、任命的性格特征。

接骨师家族的宿命和关乎“龙骨”的因果都是中国式宇宙观的突出表现,在自述人茹灵的回忆中从经历变成故事、由语言重构过去,并为当下的判断和行为提供基础。这种由“记忆、错觉、少量不定的信息、态度和价值构成”的过去,被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称为“实用的过去”(the practical past),服务于当下,联系着现在与将来^[5]。

二 姓氏

“(姓氏)它藏在我记忆里最深的一层,我怎么也找不到。”^{[1]1}姓氏是家庭联系的纽带、家族文化的载体,不仅保持着基于自然血亲的承继关系,而且增强着人们的家族观念和集体意识。一旦丢失或遗忘家族的姓氏,个体将无法寻得自身的归属,求得祖先的佑护。通过回忆,茹灵重拾母亲的姓氏,证实她的存在,并与女儿一同担负起维系家族文化传统的重任。

茹灵记不起母亲的姓氏,这并非器质性健忘症所致,而是她视之如珍宝,将之藏得太深、太久,以致几乎遗忘曾经拥有之。她担心宝姨的姓氏消失不见,迫切地想要找回她记起过成百上千次的那个字。“永远不要忘记这个姓氏”^{[1]4},这不仅仅是宝姨的嘱咐,更是她存在的痕迹。“她生活过,可是没有留下名字,无法将名字与她的面容对应起来,不能归属于某个姓氏,她活在这世上的痕迹许多都消失不见了。”^{[1]274}为了证明母亲的存在,茹灵珍惜着与宝姨相关的所有事物,比如她留下的照片、手稿、甲骨等,希望能够从中找回她的痕迹、她的姓氏。其中,汉字是小说中三代女性在沟通回忆中固着的结晶点,既能鲜活地保存家庭记忆,又能不断地延续家族传统。

汉字是记载家族姓氏的书写符号。古曰,姓者,统其祖考其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姓氏所表现的是生命遗传的延续和血缘文化的痕迹,两者均以文字为载体,记录着家族的形成,凝聚着族人的认同。茹灵家族的姓氏“谷”字可被理解为两山间的夹道或流水道,字义与其世代居住的村镇地形相符,而且,代表着家族姓氏的文字符号“谷”与祖传的行当“接骨”的“骨”字同音异义。“谷”从音形两个方面巧妙地揭示出茹灵家族的源流,并在家族祭祀的仪式中保持和传承着家族的传统。宝姨曾将家族的姓氏写给茹灵看,试图以物化的文字加深女儿的记忆。她还把写有家族姓氏的纸片放在祭拜祖先的供桌上,

① 家庭记忆和个人记忆是个体记忆的两个组成方面,都是私人领域中最基本的记忆模式。家庭记忆呈纵向性,个人记忆则呈横向性。家庭记忆依赖于家族成员的代代相传,由祖辈和后代构成承继记忆的纵轴。在个人记忆的横轴上,私密性记忆、日常性记忆和公共性记忆是其主要的表现方式,其内容包括存在于个人大脑中的想法和与日常生活状态相关的信息,也包括个体在公共领域中具有的群体性记忆^{[3]74}。

再三礼拜,并反复叮嘱女儿牢记所有接骨师共同拥有的姓氏。中国汉字通过特有的象形表意形声的记忆图像激活了被过去掩埋的家族姓氏,使之在子孙后代的心中刻下永不磨灭的印记。

汉字是诠释家族姓氏的语言媒介。对于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来说,姓氏是血缘亲族,甚至政治、经济、军事共同体的核心,而名字也是独立个体的标志、自我身份的象征,两者都由汉字表示,受汉字字义的影响。在小说临近尾声的部分,茹灵无意间说出家族的姓氏“谷”和宝姨的名字“鑿信”。“谷”与“骨”同音,意指英文中的“character”(性格)。结合文本不难看出,宝姨、茹灵和露丝三代女性正是在沟通回忆中重新认识她们骨子里一脉相承的性格,最终通过相互谅解合而为一。宝姨的名字“鑿信”并非带来恶兆的“流星”,相反,却寓意着“真诚”,并与引子“真”遥相呼应。母亲曾经生活过,她的家族姓氏也真正存在过,这不仅对于茹灵,甚至对于露丝,都证明了家族记忆的真实性。可见,由汉字所构建的家族记忆是个体成员自我证实的不可或缺的证据,也是家族历史、集体认同现实检验的必不可少的论据。

记住的事情固然被人珍爱,但并不是说,遗忘的东西就不被人珍惜。就像母亲的姓氏,茹灵在记忆深处珍藏着,甚至有可能忘却。然而,借助特殊事物(结晶点),个体能够从当下出发在回忆中召回、铭记过去。继而,家族内部有着共同过去、相同历史的个体将会通过沟通巩固家族传统、凝聚集体认同。

三 骨

“(甲骨)这东西曾经属于我母亲,我外祖父。它是连接我跟亲人祖先的纽带。”^{[1]232}骨,茹灵家族的祖传行当与它分不开,家族的毒咒因它而起,茹灵的自由之身以卖掉它为代价,最终也由它揭开家族姓氏的谜团。不仅如此,骨还与中华民族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相关,跟中国现代史上发掘的“北京人头盖骨”相连。骨承载着家族的过去、民族的历史,而且牵连着母国与移民国,维系着过去、现在与将来。作为家族记忆载体的骨经个人记忆被激活,在成员之间不断的沟通中被赋予鲜活的意义。

首先,骨在母女之间的交流中首次以感性的痕迹出现。刚满11岁那年,露丝为了让茹灵同意她去看《绿野仙踪》,假借宝姨之口在沙盘上写下了G-O-O(“好”)。还没等她写完,茹灵大叫,“Goo!骨在中文里是骨头的意思。这跟骨头有什么关系?这跟接骨师的家族有关吗?”^{[1]98}虽然这在露丝看来是机缘巧合,或许她根本不知道中文里的“骨”字,但是,“G-O-O”的声形在她的记忆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这种感性回忆将会随着她对接骨师家族的过去的了解而逐步转化为语言回忆。

其次,骨通过语言编码的回忆传递着家族的过去。由

骨激发的感性回忆建立在个人的经验之上,抓住的是个人对过去事件的个体感知,一旦被讲述出来就进入了语言交流的社会框架中。在茹灵的手稿中,骨贯穿个人记忆的始终,成为家族记忆的物质载体。据她回忆,龙骨是祖父家族的传家之宝,具有神力的药材,几乎能治百病。就连埋藏龙骨的洞穴也是接骨师家族传统的一部分,代代相传,最后由祖父传给母亲。关于“骨”的记忆被重新改写,它不再是声形划过大脑的痕迹,而是古老、神奇的家传物件。在祖父托梦给母亲之后,茹灵又被告知龙骨是先人的骨头,把死人的尸骨分开是要受到祖宗的诅咒的。这一毒咒阴魂不散,不但能够穿越时空,也能够飘洋过海,随着茹灵移入美国。家族的记忆浓缩成祖先的毒咒,经龙骨、尸骨存储,并将其相伴而生的恐惧、宿命传递给接骨师家族的子孙后代。

再次,骨传达出渴望新生、放手过去的迫切愿望。茹灵,身为接骨师家族的后人,承载着无法释怀的过去、挥之不去的毒咒。但是,她出于年少的叛逆,并不认命,总是渴望新生。尤其是在育婴堂,茹灵接受基督思想、美国梦想的熏陶,与开京展开刻骨铭心的爱情,和育婴堂的修女、老师、学生培养出浓于骨肉亲情的友情,这些都促使她暂时放下过去,迎接转变。然而,不幸的是,开京为了保护“北京人头盖骨”的遗址牺牲了,育婴堂也因日本人的侵华战争而解散。茹灵为开京的墓献上甲骨,以便留住记忆,避免遗忘。就连她的最后一块刻有文字的甲骨也在香港被卖掉以换取自由之身,前往没有鬼魂也没有毒咒的“天堂”美国。在茹灵有关育婴堂的这段记忆中,骨不再是旧时代、旧社会的遗物,而是铭刻着她性格成熟、思想转变的纪念物。骨最终留在了母国(具有特殊意义的中国香港),它为回忆者和倾听者重构过去提供了依托,也为母国文化与移民文化搭建起交流的桥梁。

最后,骨积淀着中华民族悠久而神秘的文化记忆。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沉积物,无论是甲骨,还是北京人头盖骨,都已超越个体记忆,上升为具有固定化、象征性的文化记忆。文化记忆不同于个人记忆,记载的是发生在绝对过去的事件,被缔造成高度成型的传统编码或演示,以保证和延续社会认同^{[6]25}。甲骨,茹灵回忆道,上面有着古代的文字和用于占卜的裂痕。显然,有关甲骨的回忆符合中华民族对这一文化沉积物的传统语言编码,而且不需要借助任何个人经验就能进入共同回忆,并通过物质符号(甲骨文)在代际间重复交流的方式变得更加稳固。然而,涉及北京人头盖骨的某些描述却与史料不符,作家甚至把茹灵摆脱毒咒、追求新生的转变置于发掘和保卫北京人头盖骨的战争背景之下,不免有些牵强。但不难推测,作家此处的用意是利用读者头脑中共有的文化记忆,共同“制造”交织着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回忆图像,从而实现个体记忆对集体记忆的渗透,过去对现在的介入。

四 结 语

在中国式宇宙观的社会框架下,茹灵回忆着过去,试图找到珍藏着但可能遗忘的家族姓氏。姓氏是家族的纽带,不仅能够证明个体的独特存在,而且能够保存家庭记忆、延续家族传统。在《接骨师之女》中,作家非常巧妙地将茹灵母系家族的姓氏“谷”与承载家族记忆的载体“骨”联系起来,通过解开家族历史的谜团揭示在场的过去的意义:“过去无非是那些我们选择记住的事情。”^{[1]290}正是从当下的视角回忆过去,作家策略地再现出华裔女性的个体记忆,有意地把她们的个人经历铭刻于美国的公共记忆之中,并试图恢复族裔过去多样化的痕迹。正如安德里亚斯·胡塞恩(Andreas Huyssen)所说,通过叙述过去痕迹中记忆的多样化,美国不同族裔正尝试着引导主流社会“承认差异”,“容忍个体和文化的、政治和民族的身份认同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7]252},从而质疑美国主流历史的同质性和普遍化。

参考文献:

- [1] 谭恩美. 接骨师之女儿[M]. 张坤,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 [2] 莫里斯·哈布瓦赫. 论集体记忆[M]. 毕然,郭金华,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 [3] 王海洲. 合法性的争夺:政治记忆的多重刻写[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 [4] 陶东风. “文艺与记忆”研究范式及其批评实践——以三个关键词为核心的考察[J]. 文艺研究,2011(6):13-24.
- [5] 海登·怀特. 论实用的过去[J]. 张文涛,译. 山东社会科学,2009(3):24-29.
- [6] 冯亚琳. 文化记忆理论读本[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 [7] Huyssen, Andreas. *Twilight Memories: Making Time in a Culture of Amnesia*[M]. New York: Routledge,1995.

The Present Past: On Memory in *The Bonesetter's Daughter*

JIANG Xin-xi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Being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Amy Tan, a famous Chinese American writer, *The Bonesetter's Daughter* tells a story of the Chinese mother who reconstructs the past through recollection and chooses the memory to memorize though the pa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other's recollec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her process of finding family name and knowing herself, and reveals the significance of memory in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communication, and the value of memory in the connection of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Rethinking the pa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mory will help the Chinese ones locate themselves in recollecting family history and identify themselves in inheriting cultural tradition.

Key words: *The Bonesetter's Daughter*; memory; past

(责任编辑 罗 渊)